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崔氏春秋經解卷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永治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九

宋 崔子方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其言圍宋彭城何前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矣嫌此遂非宋地故復繫之宋也且不與楚取人之

之邑而長人之叛臣云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次于鄫所以為晉師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而春秋善之此鄭伯睔卒而晉宋衛侵鄭知其為罪矣晉師宋師不書其人貶之也然甯殖何以不貶方欲致貶乎大國故不貶

甯殖以見晉宋之眢卿云爾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矣亦猶澶淵之會而獨稱鄭良霄也傳謂稱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是則以怨報怨者非春秋之義也然春秋伐喪者多矣或譏或不譏何也春秋之法亦原情而已彼之伐喪者或喪已踰時又或已葬則其伐者非以喪為利也今三國之侵鄭則不然今日聞喪而明日師興矣是利其喪而伐之則其不仁已甚故於此獨貶以見惡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葢取之鄭而城之也比年諸侯亟伐鄭而未得志故取虎牢而城之以偪鄭於是雞澤之會而鄭伯受

盟見晉之不能以德綏鄭服楚數事侵伐又城其良邑以偪鄭而強與之盟也下書戍虎牢而復繫之鄭知不與諸大夫之城虎牢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公如晉

按本例云譏亟且喪朝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此亦一事而再見不先略何也嫌於出會在四月故不得不舉六月以見之然則凡一事而再見其舉時者謂首月也春秋不煩文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先從楚欲叛楚即晉故使袁僑如會而請從五年

戌陳楚公子貞伐陳是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如會而諸侯已盟故别以戊寅而使諸侯大夫盟袁僑也夫諸侯已盟則大夫可無盟矣然而又盟見諸侯之微而大夫之張也故日之以見譏至於溴梁之會則諸侯不復有盟而專在大夫矣

秋公至自會

公以月往而不以月致何也譏不在往會而在於已

會葢不正其使大夫盟故譏之也與溴梁之會不以

月致同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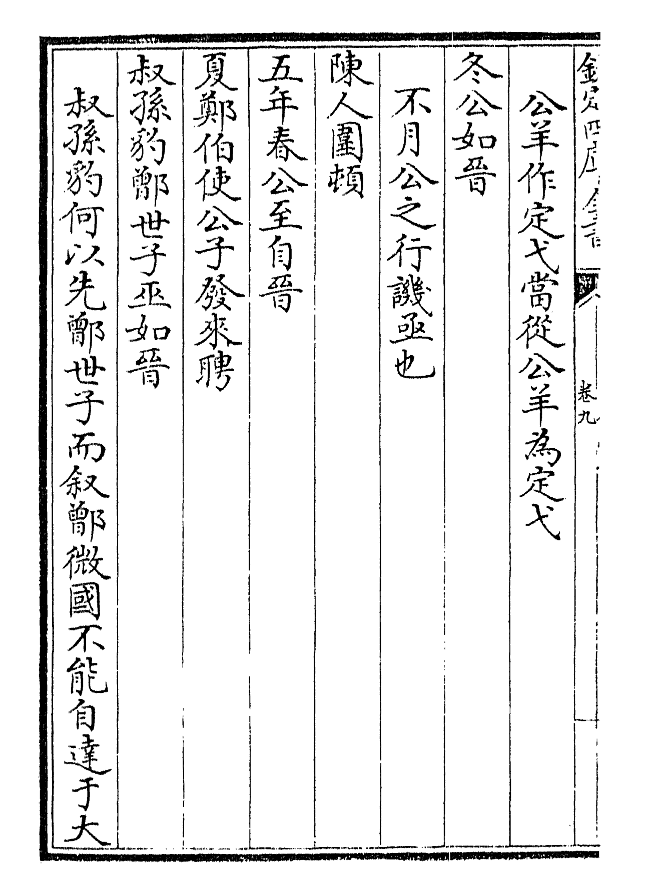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作定弋當從公羊為定弋
冬公如晉
不月公之行譏亟也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何以先鄫世子而叙鄫微國不能自達于大

國且欲屬我故叔孫豹覿之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未有稱人者此稱人葢吳子也或者以為進吳且戚之會吳未有善焉春秋何遽進之其後因其行禮

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然後與其爵號而正其君臣之名如吳子使札來聘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之類是也其無所售者則亦復外之公會吳于橐皋吳伐我公會吳伐齊之類是也鄫之稱人者何也鄫無大夫其稱人者固也春秋尊中國而黜僭竊不然吳不得先鄫而叙矣按本例云先吳於鄫諸侯之罪也故不月以見譏與經解稍異

公至自會

冬戍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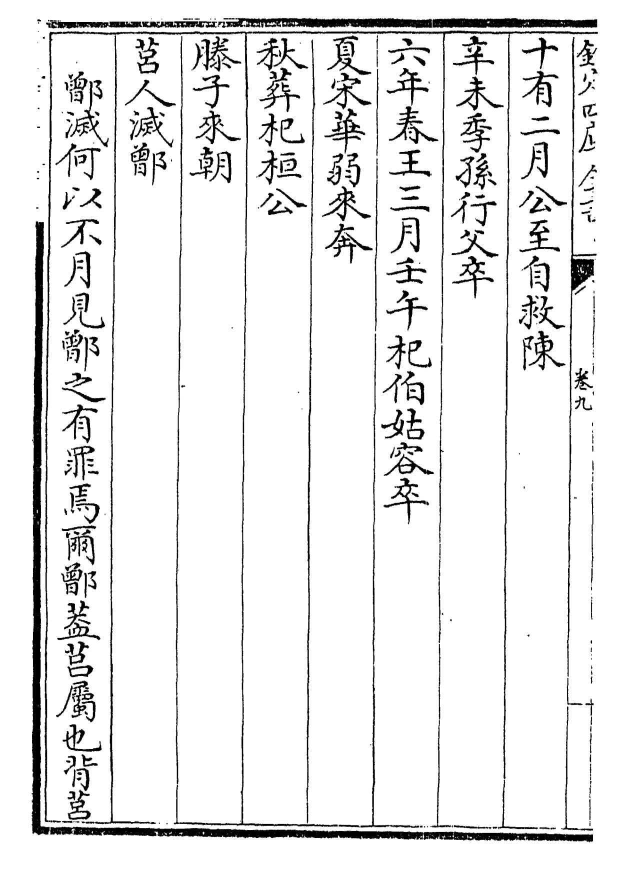
諸侯戍也其不言諸侯何也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比年朝晉秋又會戚冬又救陳區區奔走之不暇而莫卹其國事以公為失所務矣故皆不月以見譏

按本例云救陳之譏猶成七年救鄭之譏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滅何以不月見鄫之有罪焉爾鄫葢莒屬也背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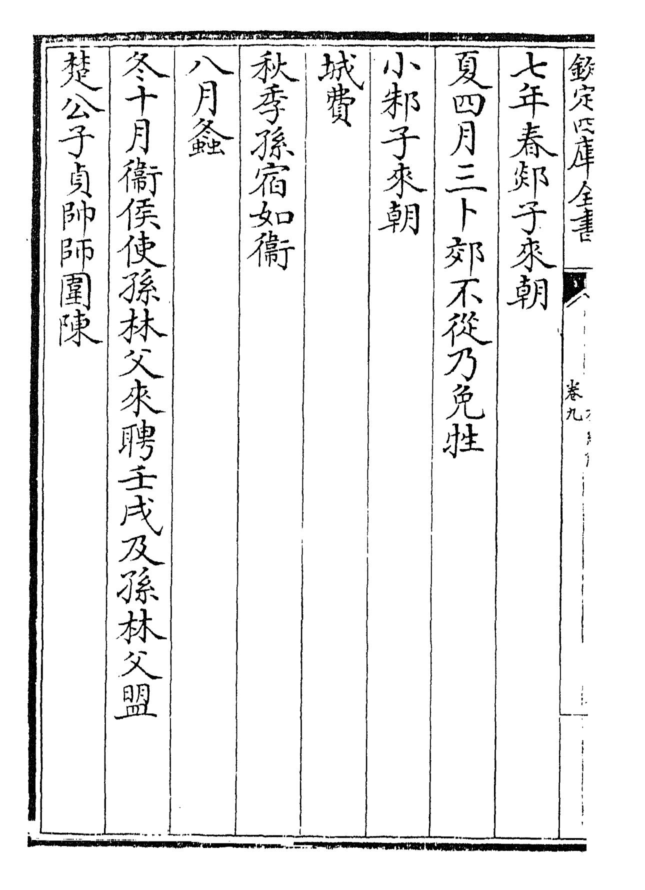
而親魯故前年叔孫豹鄫世子如晉傳所謂魯請屬鄫是也夫小國之政不安其舊而新是圖以致怨於人者取亡之道也故春秋譏焉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姜姓也齊侯滅萊不名則知衛侯燬滅邢非為同姓而名明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髠頑何以名卒之故名也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意也諸侯行而卒其封内者地見猶在其國爾非其封内則不地鄭伯如會稱未見諸侯則知陳侯如會而見諸侯明矣此公會何以不致公遂如晉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踰年不言遂猶曰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凡天地之間莫不更始焉我之行不可以遂也明年不

致戲之盟亦是也

陳侯逃歸

陳介二大國之間楚方來圍晉又召會欲與晉則畏楚欲背楚則慮晉之不足恃也此陳侯所以逃歸也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本例云公比年救陳出會曾未息肩而又朝于晉夫內棄其國事而區區以侵伐朝聘之為急亦不知務矣故加月以見譏十年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夏伐鄭盟亳城北秋又伐鄭會蕭魚其不月亦皆譏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楚公子燮

不戰而獲羅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魯君在晉而晉侯與魯大夫會舍君而與臣則季氏專魯而公不得為政矣

公至自晉

公內不能制其臣外見鄙於大國故不月致以見譏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疫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按本例云不月譏喪師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之盟不致公未嘗歸也猶之鄬之會不致也公役于外踰年而遂行則不能治國而事宗廟可知也其不致則其譏明矣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於彼主吳也柤吳地猶之鍾離之會爾是時楚方伐鄭故諸侯會吳以謀楚不正諸侯主吳而遠會故不月以見譏大夫之會則月而公之會則不月其以見譏明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於會主吳則遂滅偪陽者吳事也不正諸侯從夷狄而滅中夏故日志以見之滅偪陽例月者也

公至自會

不以滅致然後知滅偪陽者非諸侯之事明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役也齊世子光先滕薛之君明年之役又先邾莒葢世子益驕而主會者莫制以見文公之業衰而晉不能主諸侯也不正諸侯之亟伐鄭故不月以見譏此伐鄭及明年兩伐鄭是也按本例云不月譏衆師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曰盜不得其人者也未知其國人耶非其國人耶故先目盜而後目其國也當是時鄭方迫畏晉之見伐

喜楚之來救未有適從而三卿鄭之執政者是宜有

盜殺之矣

戍鄭虎牢

襄二年諸侯亟伐鄭而城虎牢知取之鄭而城之也

此又諸侯亟伐鄭而戍虎牢知戍之以逼鄭也其不

言諸侯戍之上下皆言諸侯伐鄭知諸侯之戍不疑

矣其言戍鄭虎牢何前諸大夫城虎牢矣嫌此遂非

鄭地故復繫之鄭也且見不與諸侯奪人之邑而彊

戍之云爾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次國而作三軍過天子之制也以見三家之強分公室而有之而各征其軍焉爾戎事例日此不日以見譏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之用辛也於祭之月卜其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不從則已矣而四卜過也五卜則又甚矣彼有五月而郊者是其過卜者也惟七年三卜郊不從乃不郊為合於禮矣春秋著是以見其非焉按黄震日抄云崔氏以郊之常禮言若魯之卜而不從乃天之不歆其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致是會也所以謀伐鄭也蓋諸侯相與伐鄭而未得志乃會而謀焉故其歸曾未及解甲息肩而諸侯之師已復至於鄭之城下矣凡以後事致其終也今未踰時而兩興伐鄭之役而間爲此會以謀焉是未得志於鄭也不可以致終故公之還致伐而已至蕭魚之會然後得志於鄭故以

會致也且致伐之下書楚子鄭伯伐宋蓋鄭尚從楚而內伐知諸侯之不得志於鄭明矣致會之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蓋鄭既背楚而從諸侯使告於楚楚怒而執其行人則知諸侯之得志于鄭亦明矣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告從於晉故楚人執之也鄭雖有背約之罪而非行人之過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為下入鄆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文十二年城鄆是魯

邑耳此知為莒邑何也是葢莒魯之邊邑二國數以爲爭故其在莒魯者不常宣成九年楚伐莒莒潰楚人入鄆是時魯遂失鄆乎宿受命救台而遂入鄆見政之逮大夫也故月之以見譏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比年出會伐鄭曾未息肩今又朝晉夫内棄其國而區區以期會為務以公為過矣故不月以見譏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夫衛鄭班列同皆次國也衛之大夫不得先鄭之卿今衛人而先鄭公孫蠆葢見齊宋衛皆卿貶而後人之也傳謂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宫括以惰而不書其亦信矣以鄭公孫蠆不當後衛人故也十六年伐許之役衛甯殖先宋人則大國之人不得先次國之卿明矣月而後會猶之鍾離之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而書於伐秦豈能其事耶然後知向之會稱人者實貶明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失地名而衛侯不名見孫林父之逐之也臣逐其君而罪其君則是臣可以逐君矣故不名以見之加曰焉以謹之也凡春秋於其所甚惡者既見其辭

又復變日月之例者謂是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姓夏名蓋天子之士士賤非所以逆王后者也王后天下之母而使賤者逆是不月以見譏者也不書齊姜歸于京師非魯主之然後知紀季姜魯主之明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為莒故也

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何蓋公救成比至于遇齊侯或已解圍而去

故公不進也與追齊師至酅同意傳謂公畏齊不敢進似誤矣若公實畏齊不敢進自當書次不當書至也何以不月以為不及乎事故畧之猶之弗遇弗及盟也遇内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帥師而城畏齊故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莒而畏於齊故有南鄙之師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晉侯在喪而出會又不降名見晉侯之失禮矣主諸侯之盟而且失禮宜乎諸大夫之張也諸侯為會而大夫盟諸侯失正矣其不曰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

夫不繫之諸侯見大夫之益張也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雞澤之盟其漸矣此孔子歎政逮於大夫四世者

謂此也故特日之以見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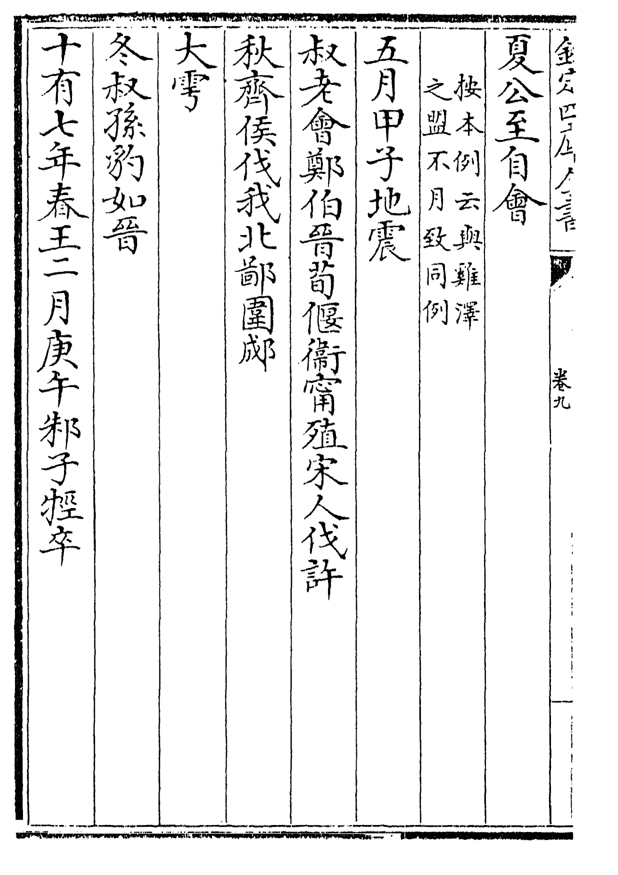
大夫主盟而執諸侯見大夫之張也夫邾莒雖於我

有罪然晉大夫執之其可乎

齊侯伐我北鄙

按自此至襄三十

一年永樂大典闕



夏公至自會

按本例云與雞澤之盟不月致同例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本例云諸侯患齊之强數事侵伐故同欲圍之然而不能而遂爲此盟其盟也有不同者矣此邾子所以執也故不書同又不日以見譏焉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按本例云莒魯之怨自屬鄫始其後莒與齊邾比以為我患魯無歲不受兵及仲孫速為此盟然後兵怨始解幾二十年莒魯不交兵則是盟也實國之所喜故詳録而加日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按本例云月往而不月致公與邾子盟澶淵比至於國而大夫已伐邾矣不正公之渝盟而亟伐故以見譏也然後知澶淵之盟故不與同明矣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按本例云月往而不月致宣公如晉朝以謝背盟伐邾之故而晉猶有責於我爭故以見譏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本例云傳稱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信也前年秋欒盈出奔楚晉私以一大夫之故朞年之閒再合諸侯見晉之失正而非所以合諸侯也齊人於是不賓明年伐衛遂伐晉則當時之事可知矣始合猶可再合而譏矣故沙隨之會不月以見之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按本例云受命救晉畏齊不進止于雍榆故加月以見譏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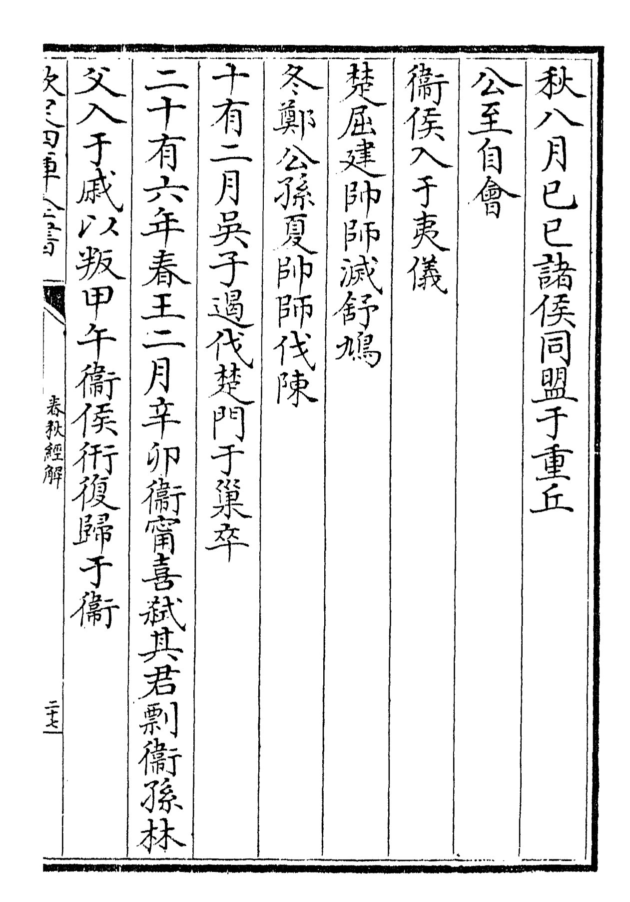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本例云辛卯而剽弒甲午而衎入剽之弒衎與有力焉故加日以見之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本例云不正公與大夫會故不月以見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本例云加日者猶雞澤溴梁之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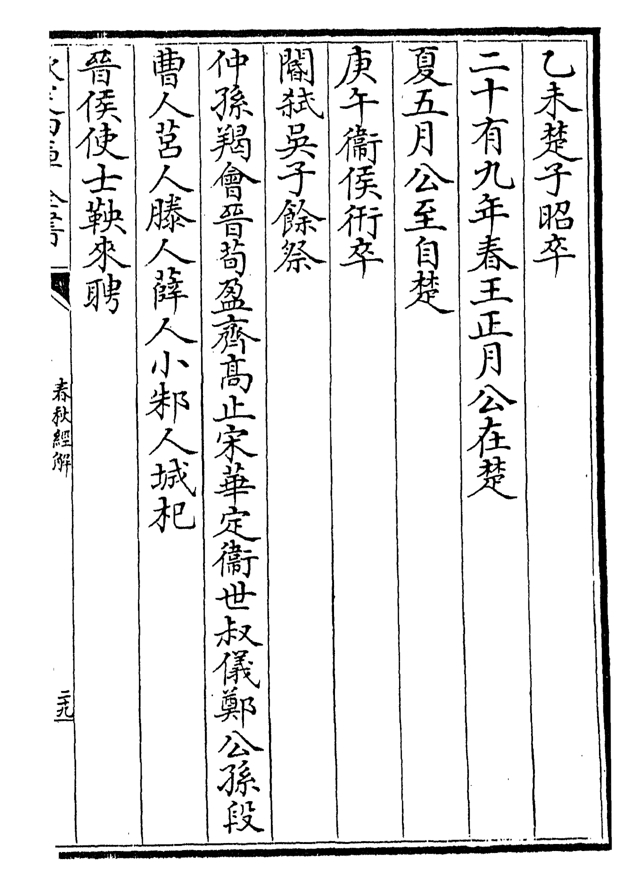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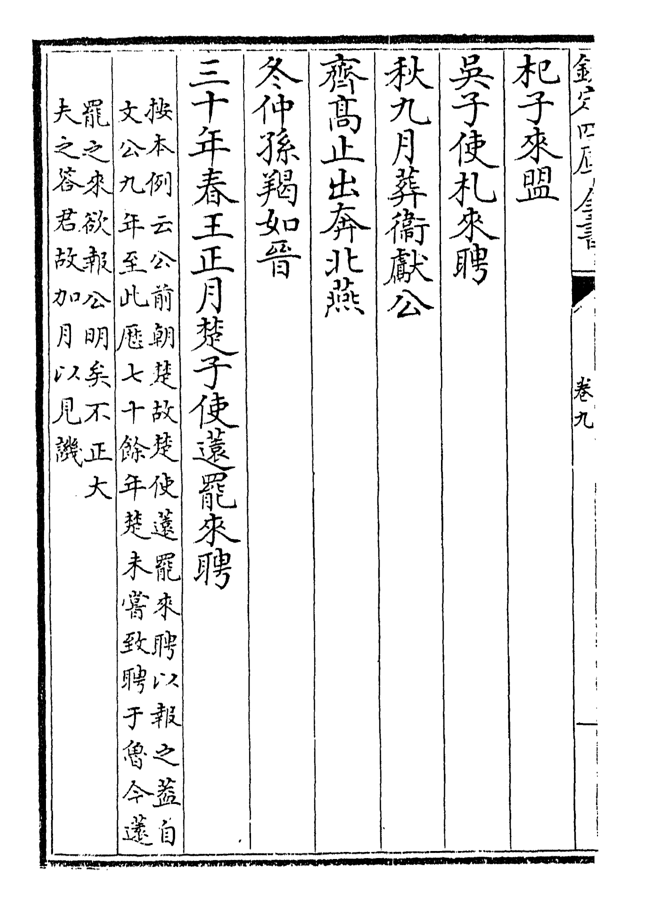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按本例云公前朝楚故楚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葢自文公九年至此歴七十餘年楚未甞致聘于魯今薳罷之來欲報公明矣不正大夫之荅君故加月以見譏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本例云加日于災上見伯姬以災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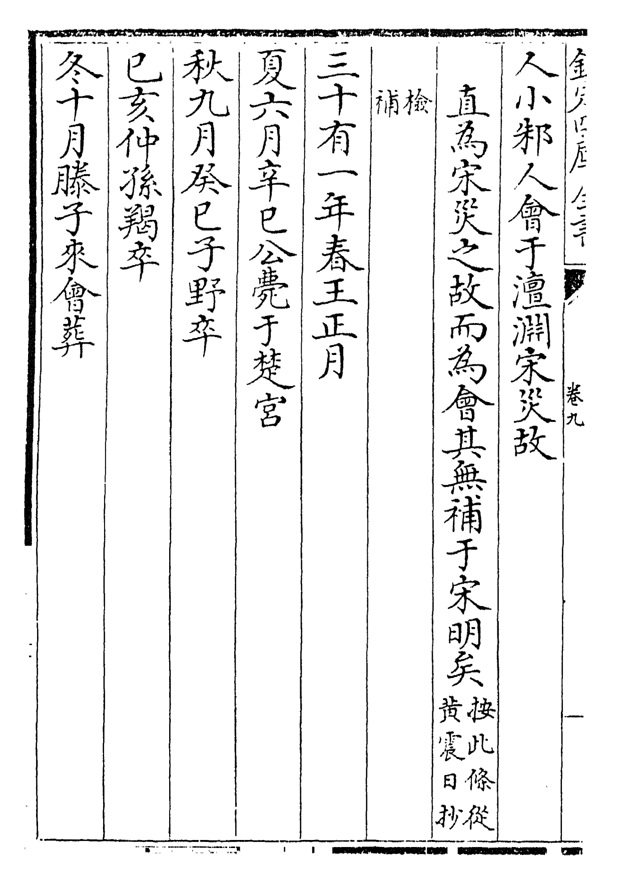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直為宋災之故而為會其無補于宋明矣 按此條從黄震日抄

檢補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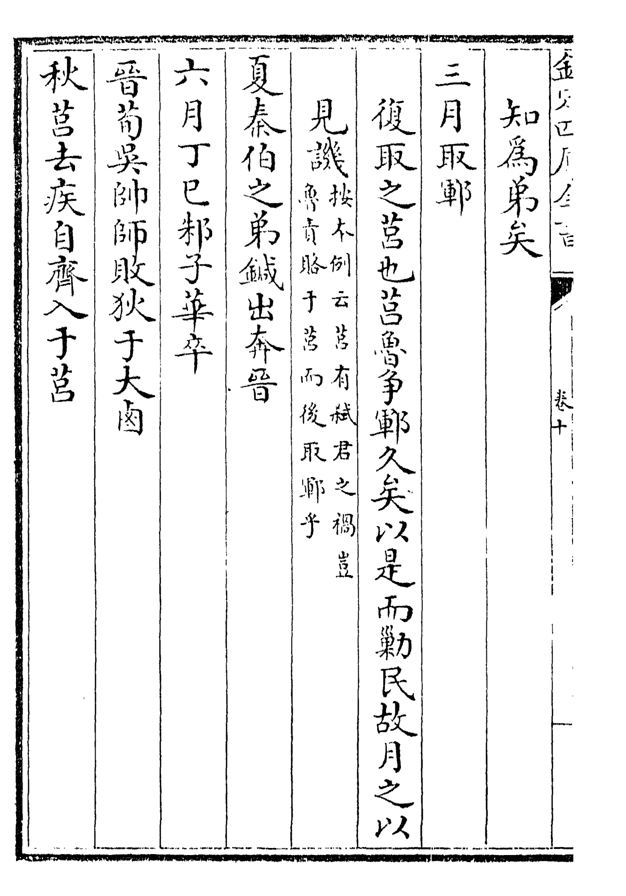
宋　崔子方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而稱公子蓋方列數諸侯之大夫不可獨曰陳侯之弟也且下書陳侯之弟招不嫌不



知爲弟矣

三月取鄆

復取之莒也莒魯爭鄆久矣以是而勤民故月之以見譏按本例云莒有弑君之禍豈魯責賂于莒而後取鄆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去疾也下書莒子去疾卒知去疾入而爲君矣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見其不當立也言入未得其所也此入而爲君其以未得其所之辭言之何也既入而後展輿出奔則其始入未可謂得其所也齊陽生入于齊亦是也

莒展輿出奔吴

去疾入而篡故展輿棄位而出奔也展輿之立踰年矣何以不稱莒子亦見其不當立也展輿之不當立

故去疾得入而篡矣葢莒無適嗣庚子爭立曹鷄出奔陳赤歸于曹亦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是葢莒魯之邊邑二國數以爲爭魯人患焉故既取之而又復疆其田也帥師而疆田莒難可知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于晉而不得入于晉見鄙于大國故不月以見譏按本例云兼譏其朝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見臣之專而君不得為政也此昭公所以終孫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雨雹或書月或書時於月有之則書月於時有之則書時時非一志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不殊會淮夷蓋淮夷自來爲會非如吳不會而中國徃會之也

楚人執徐子

傳曰徐子吳出也而貳於吳故楚人執之徐滅之禍自此始春秋惡焉故不月以見之宋公之執不月以

爲畧徐子之執不月以爲譏何也春秋有不嫌同辭者亦覵其事如何而已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伐吴而曰執齊慶封見慶封之在吴也不言孰執承上諸侯不疑矣殺陳孔奂殺陳夏徵舒不言執直殺之也此先言執葢治其罪而後殺之故也見慶封之有罪焉爾

遂滅賴

九月取鄫

内取之也鄫國也而不言滅葢取之莒也襄六年莒人滅鄫則鄫莒邑爾始鄫欲屬魯而爲莒所滅莒之滅鄫魯不能救今取之於莒又不能復其國家而遂有之以魯爲罪矣故月之以見譏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三軍三家之利也今公室方弱而舍中軍豈固以利公室蓋欲易爲之制耳是時季氏益强獨專魯國故叔孫豹卒則舍中軍此復欲分公室以自利明矣故不日以見譏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言及别二邑也莒無大夫以其來我以我事書也傳

以爲重地而書誤矣且邾快畀我來奔不以地亦書其人則知以我事而書明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得入于晉矣故如以月往而反以月致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夷也始見而稱人蓋其君也徐之人何以先越之

君是徐子也貶而後人之且徐自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惟前年從楚于申之會又貳於吴而見執於楚今遂從楚而伐吴夫恃陋而即夷懐貳以事大國又不能終其惠而反伐之三者皆罪也此三十年吴滅徐而諸侯莫之救其禍著於此矣故貶而人之不然徐之大夫不得先越之君矣戚之會鄫人不先吴是也徐子之貶春秋有見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凡言及者我意也變及言暨則知暨者非我意也爾雅曰暨不及是也此葢齊之强與我平故月之以見譏定十年我强與齊平則亦加月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凡執而後殺者葢先治其罪而後殺之云爾楚雖以

罪殺干徵師然春秋猶不失行人之稱則陳國之亂

非干徵師罪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春事也而秋行之志不時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當是時陳無君而公子招爲亂則殺過者招也然則

稱人以殺大夫爲下相殺明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侯之弟招何以復稱公子陳侯溺卒矣執而後放治其罪也招有殺世子之罪而反放之陳孔奐之罪未見於春秋而乃殺之見楚之失政刑矣

葬陳哀公

陳巳滅矣孰葬之楚葬之也滅人之國而葬其君不

恤其大而治其細以楚爲僞矣齊侯葬紀伯姬斥齊侯以惡之此不斥楚子何也於紀侯之大去未見齊之滅紀也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之而兼譏其葬焉楚之滅陳其罪固也故於其葬不復斥楚子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楚子之在陳明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許自此至定之四年二十八年之間凡三遷都焉夫

國家之政士民之居何可數遷數遷則下騷動而亦不足以爲國矣以盤庚屢遷而民猶胥怨況許之小國乎春秋不正許之屢遷故此以後皆不月以見譏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而復書陳災所以閔陳也陳其終復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之弑君父天下之罪人也楚子不能正其罪帥諸

侯以討戮反爲匹夫之事欺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其地然則䖍之殺般非以討罪也利其土地而爲之耳則其不道已甚故春秋正其罪而名之曰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也夫般之罪易見而䖍之惡難明方且致誅乎難明之惡則易見之罪亦不嫌於不治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三月可以蒐矣葢譏其有夫人之喪而不廢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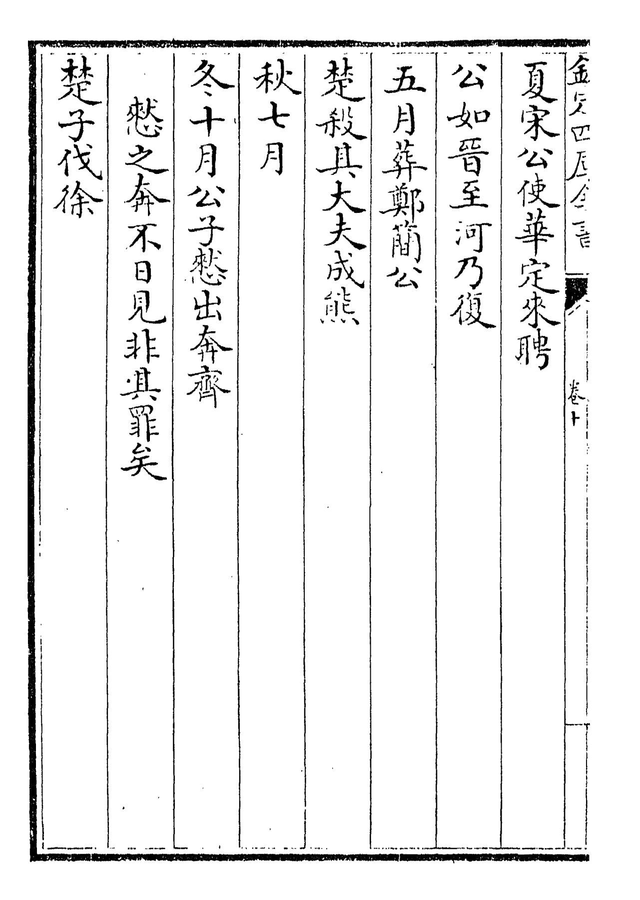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是公子棄疾也而曰師貶之也凡滅國不貶以爲其惡不貶而自見然則此爲執世子有以歸用之貶也且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以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内急外亂内急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猶晉獻公已死而奚齊猶未君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憖之奔不日見非其罪矣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而圍之何也蓋恃大而不聽故定十二年而

卒墮費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在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

乎是蓋棄疾爲之謀脅比而立之以成其事比見利

而後動故先書自晉歸見比之不與謀也後書弑其

君見比之首惡也且棄疾爲謀而比首惡何也夫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茍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貸力焉故春秋正名以與比所以絶後世姦人之禍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則比之不能自外而歸弑其君明矣歸者得其所也比之弑君而以得所之辭言之何也見有主於内而後歸焉爾然則何以不言復歸見棄疾非比之援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弒君自立而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何也棄疾非所
以討賊者也不與其討賊見棄疾主謀而比與之同
惡也比不失名棄疾不失罪此春秋所以為法矣夫
聖人不輕用其法如此則趙盾許止之弒于春秋無
異辭豈以天下之惡而輕被之人哉三家之傳失之
明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此蓋諸侯不與公盟也且公不與盟其曰甲戌同盟何也見公之尅日會期而後諸侯不肯與公盟爾諸侯不肯與公盟而曰公不與盟何也諱之也使若公自不盟云爾雖然爲之諱必有以見之凡春秋書弗者然後有故如齊侯弗及盟是也此不曰弗與而曰不與見不盟者非公意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今棄疾復弒君而自立於是諸侯爲平丘之會以謀楚楚雖强大不能不有畏焉乃復二國之封以紓諸侯之難是以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也其言歸得其所也其不言自楚見陳蔡之復諸侯之力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於晉以謝不與盟之故晉人辭之而復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不曰大夫而直曰公子意恢是宜君者也不然意恢之殺不志於春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變而合於禮則書其曰有事于武宫而不目其祭

略言之也主書者不在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公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如晉皆不得入見鄙於大國猶不自以爲愧而復朝焉故不月以見譏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以爵見爲楚事而言且以見楚罪也故斥楚以惡之其不名葢其罪薄於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者也戎蠻子不名略之也其不日不地亦略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巳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者非常星也星孛或書月或書時不踰月則書月踰月則書時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外災不日見四國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故日志也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三家皆曰非弑也世子止不嘗藥而父死故加弑焉夫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罪重豈先王之法哉且春秋所以為法也向使聖人在上豈遂以弑君之罪而殺之耶其不然明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傳謂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葬蔡景公是亦赦般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之封邑見其邑有奉之者也且曹之大夫而有封邑見天子之命大夫明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稱盜不得其人者也凡是毋凡也毋凡而不立葢以

罪廢者乎其弟為君則有謟事而盜殺其凡者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按本例云大國三卿今相與同惡一旦出奔上下不協莫此之甚故加月以見譏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其曰宋南里國都之南華向所居里也以其黨叛也

南里非地名不得不繫之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般以誘殺有執而用焉朱顧不能復讎而又奔之賤之故不月以見惡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閒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其言王室亂何内亂也王崩促葬大臣擅權諸子爭立奔亡篡殺累年而後已故曰王室亂内亂也王室

之亂故志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崩嫡嗣未定大臣爭權各欲有所立故劉單立猛以當國三月而葬王欲王位之蚤定也於是尹氏之黨子朝之亂興而猛不得安其位乃居于皇也其曰王猛見其當國而不當立者也其曰劉子單子以王猛見猛之挈乎劉單者也按本例云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周也成周東周也成王始卜洛邑而營都焉至平王而東遷是爲東周則西周故王都也故曰王城按杜預釋例云周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集解三十二年城成周傳注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平王初遷時未都成周所謂西周指鎬京言崔氏誤今王室內亂大臣爭立王猛避難于皇不得入于成周乃入于故都以自立也不目其地而曰王城見猛之因故都而居之云爾其不月知王猛之非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先曰王猛後曰王子猛於其生見其假位號而當國故稱之曰王猛於其卒則號位無所假矣故復其本曰王子猛也是不卒者也春秋終始焉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頓胡沈小國而先蔡陳許何也頓胡沈其君而蔡陳許則大夫爾書胡子髠沈子逞知頓胡沈皆君也書陳夏齧知蔡陳許皆大夫也然則其略之何也不以

中夏六國之師而敗於一外裔故畧言之也胡子沈子其言滅何重辭也國亡謂之滅君亡謂之滅重辭也外裔敗中國者例月而此日之爲胡沈之君滅也雖小國以其能死難之爲重矣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也當立者也故正其號而曰天王則异乎王猛之稱矣是必有立而附之者其不曰其氏立其見其當立也又不曰其人以王居于其見附之者正也非

所以爲黨也

尹氏立王子朝

嗣子有常位言立非所當立也王猛不言立當是時嗣子未定故王猛得假位號以當國今天王在狄泉矣而尹氏立王子朝是簒也故書立以見惡焉衛人立晉不言公子今朝言王子何也稱衛人立則疑於當立者也故不得不貶公子以見之此獨稱尹氏立則其不當立明矣不貶子朝則尹氏之罪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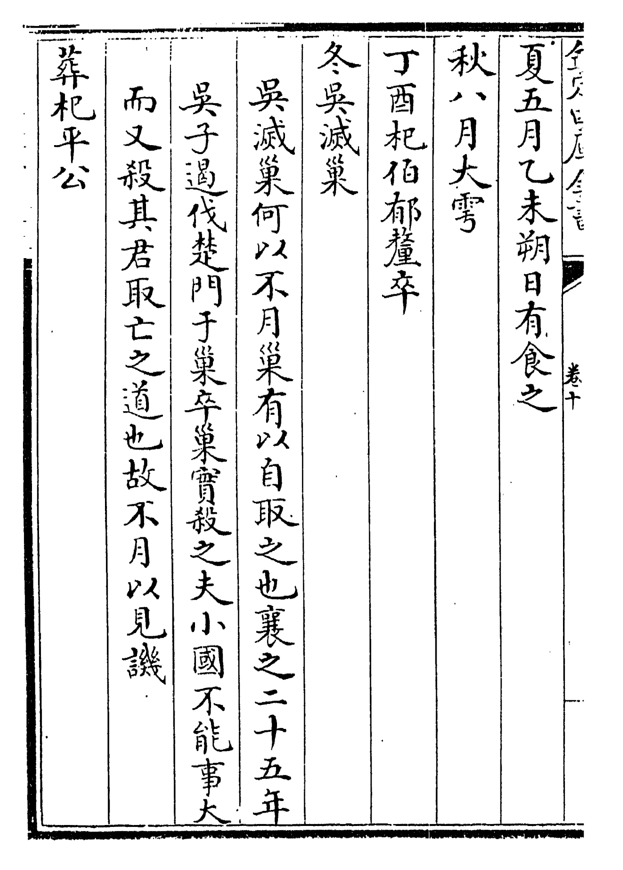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自始即位至此凡五如晉至河乃復於此獨言有疾則知不言有疾者皆以他事而復也葢内為權臣所制外為霸主所鄙而不見禮於大國此所以終孫于齊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滅巢何以不月巢有以自取之也襄之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實殺之夫小國不能事大而又殺其君取亡之道也故不月以見譏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有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按本例云一月再雩自當志日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内諱奔猶曰孫位而去也此葢季氏之逐君而辭不

見焉何也春秋於內大惡諱難言之也且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公之受制於權臣也又下兩書公如齊兩書公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三書在乾侯以至于薨其事亦可知矣且公實有國而去之羈孤迫窮彷徨乎二大國之閒僅得一邑而居焉則何樂於外而不入且公孫于外終始七年而魯未嘗立君則何忌於內而不入蓋當是時惟季氏專魯然則公有惡於季氏而不敢入明矣有惡於季氏而不

敢入非季氏逐之而何且臣而逐其君此天下之甚

惡也亦不待貶而自見故春秋雖爲之諱不疑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齊侯取之以居公故下書公至自齊居于鄆

是也當是時齊强魯弱不能責季氏之罪以納君而

乃取一邑以居之見齊之無意於納公矣昭公不悟猶居鄆三年以待齊及其不能而後始之晉故月之以見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已取鄆而公猶言居見鄆之不入于齊也按本例云日孫故月致自此往至皆不月居外亦不月譏失國也

夏公圍成

成內邑公憾于季氏故圍內邑也夫公實有國而不能制其臣至於見逐而反區區圍其一邑欲以報怨見公之不君矣故不月以見譏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莒邾杞皆魯之與國故爲鄟陵之盟以謀納公夫公實有國而不能處反因他人以求入而卒不能鄟陵之盟爲不軆矣故不月以見譏不言同然後知納公者僞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言入見自狄泉而入也不言歸王未嘗去國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見其黨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亟如齊而卒不獲所謀故皆不月也然後知凡公

如某而不月者以見譏明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書其人吳無大夫也然後知稱國以弑爲微者明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人辭公故次于乾侯而止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不言唁公于鄆見鄆之猶在魯也夫齊晉大國不能逐季氏以納魯君反區區爲慰唁之辭若不得已者則當是之時君弱臣強豈獨一魯國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比如晉而不得入故皆不月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適去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叛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志公之在外正月以存君臣子之辭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之例國滅而奔者不名閔之也章羽之不見閔蓋其有罪者也徐子之罪見于五年伐吳彼三罪者徐足以亡矣其禍自伐吳始焉故春秋于彼則貶而人之於此則名而賤之凡以見自取滅亡之禍而已然則何以月志其譏已明者則亦無俟于變日月之

例也按本例云先儒以徐爲叛非也春秋以中國例書徐而曰叛者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公在乾侯而季孫爲適歷之會季孫不見公矣君在外而臣不省則季氏之有惡于公亦明矣夫意如之罪霸主所宜討今乃與之爲會且其君在是而會其臣見晉之釋君而臣是信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既使荀躒㑹意如乃使唁公葢季孫有不納君之言故晉侯唁公之不得入也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意得通于公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之言則晉侯之不明可知爾彼六卿之强至于分國而有之則晉侯之不克有爲者是亦魯君而已昭公失國豈無他諸侯唁之而獨舉齊晉所以深惡乎大國之無能爲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三家皆曰邾黑肱此不言邾葢字或脫之非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内邑公既失鄆而後取闞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成周與京師一也或稱成周或稱京師蓋自周言之則曰成周自諸侯言之則曰京師諸侯不敢斥天子之國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則不曰京師何也當是時天子微弱諸侯不王豈復能以義相率而尊周室哉是蓋天子有請于諸侯然後諸侯使大夫往城之耳故曰城成周蓋自周言之見

天子請而後城之也傳謂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是足信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淹恤在外七年于此奔走窮迫可謂極矣而魯之羣臣未有一人盡力于其君者卒以旅死當是之時祿之去公室三世矣爲昭公者尚何以懷其羣臣哉故春秋所書于七年之閒未嘗有一言及其君臣之際者爲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崔氏春秋經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貢生臣吴士英

春秋經解卷十一

宋　崔子方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諸公之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言人君即位之始王者必班正焉諸侯奉之以從事也當是時季氏專魯昭公逐死而定公未立故無所班其正魯無以奉之所以獨不舉正月也雖然周室之衰豈能果班正於

諸侯而春秋書之如此何也嗚呼春秋亦正名而已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城成周之大夫也仲幾之罪不受功也其言于京師何見執之于天子之側也大夫而執人于天子之側見大夫之張矣凡事必繼月月必繼王定無正故不得不以三月繼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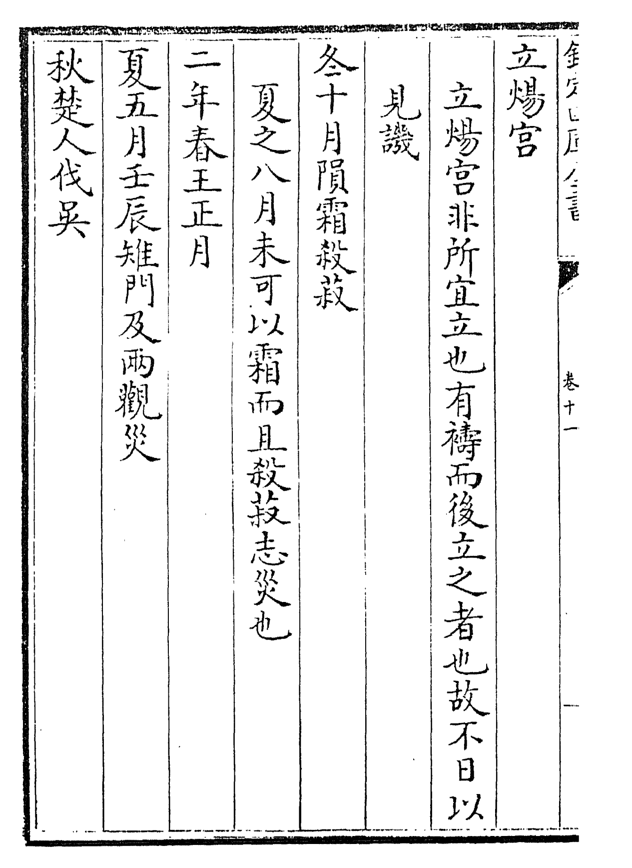
其君旅死於外羣臣將恐懼奔走之不暇今乃七月而後以喪至則魯之羣臣所以事其君者可知矣

戊辰公即位

諸公踰年正月不日而即位追治之也定公六月日而即位書其實也盖於是定公始得立矣則季氏之專國可知也即位例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非所宜立也有禱而後立之者也故不日以見譏

冬十月隕霜殺菽

夏之八月未可以霜而且殺菽志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及者先後之辭也其月志其工近也按本例云兩觀之僭久矣今復作之故目事以見譏而加月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則略而不月定公如晉至河乃復則月而不略何也昭公之不得入于晉亦已數矣定公之不入容有故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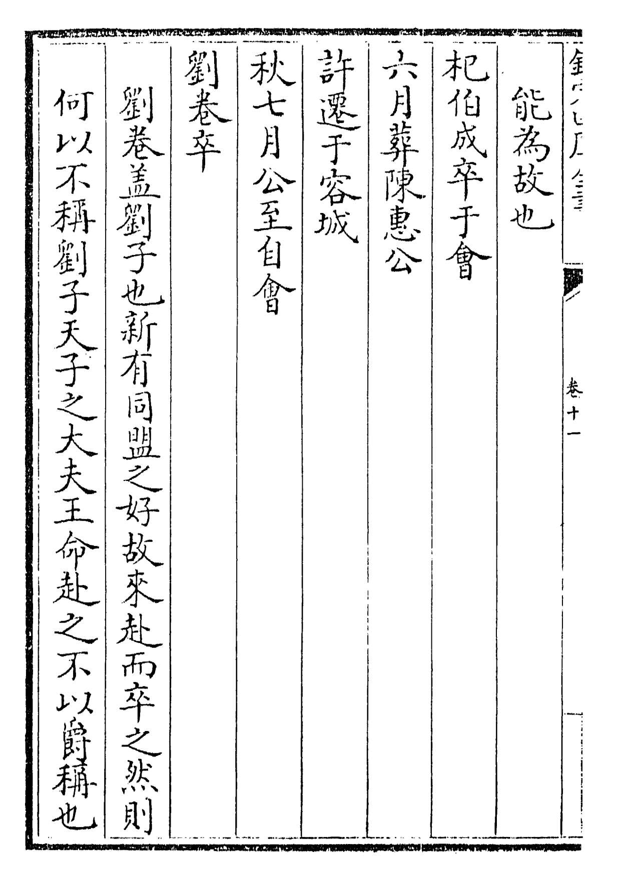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諸侯侵楚而蔡公孫姓於其間滅沈盖諸侯為蔡侵楚故蔡得以滅沈也沈楚之與國殺沈子嘉所以致怨于楚也夫欲怒楚而滅人之國殺人之君以蔡為罪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是盟也公為之故曰公及諸侯也諸侯為蔡以侵楚然卒不能害楚使蔡去中夏而即楚以吴子及楚人戰是以臯鼬之盟不日亦不與同所以譏諸侯之無



能為故也

杞伯成卒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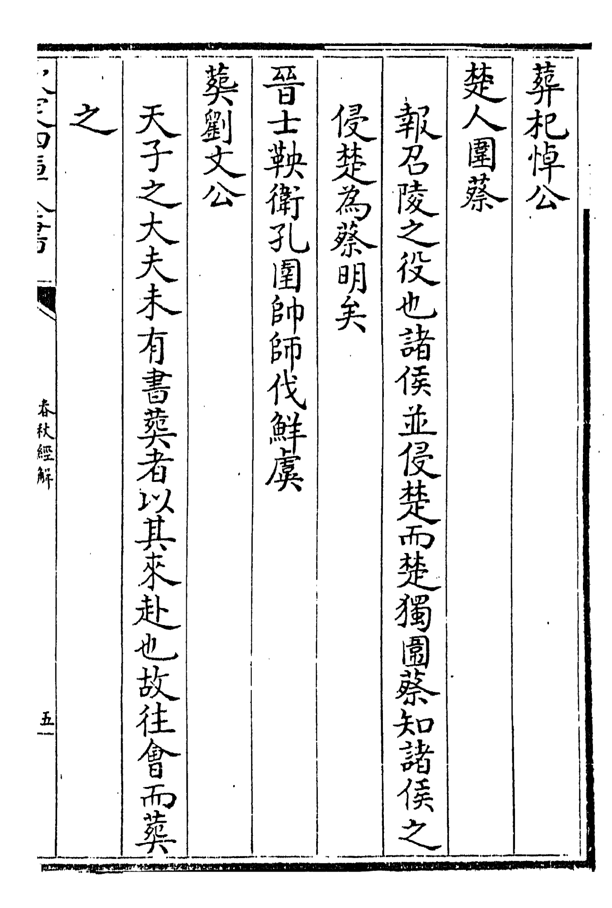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蓋劉子也新有同盟之好故來赴而卒之然則何以不稱劉子天子之大夫王命赴之不以爵稱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召陵之役也諸侯並侵楚而楚獨圍蔡知諸侯之侵楚為蔡明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天子之大夫未有書葬者以其來赴也故往會而葬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子夷也有憂中國之心而能為蔡侯之故以與楚人戰故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吳子吳無利於伐楚矣進吳子也是楚囊瓦而曰人大夫不敵君進吳子也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晉為盟主因天子之大夫以合十七國之諸侯遠至召陵而不能為蔡釋怨于楚曾吳子之不若進吳子所以傷

中國之亡也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之敗囊瓦為之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不曰入楚而曰入郢見吳之入楚者甚矣且楚於是時特為大國而吳得入焉故變例而言曰變國而言都所以甚吳而重楚禍云爾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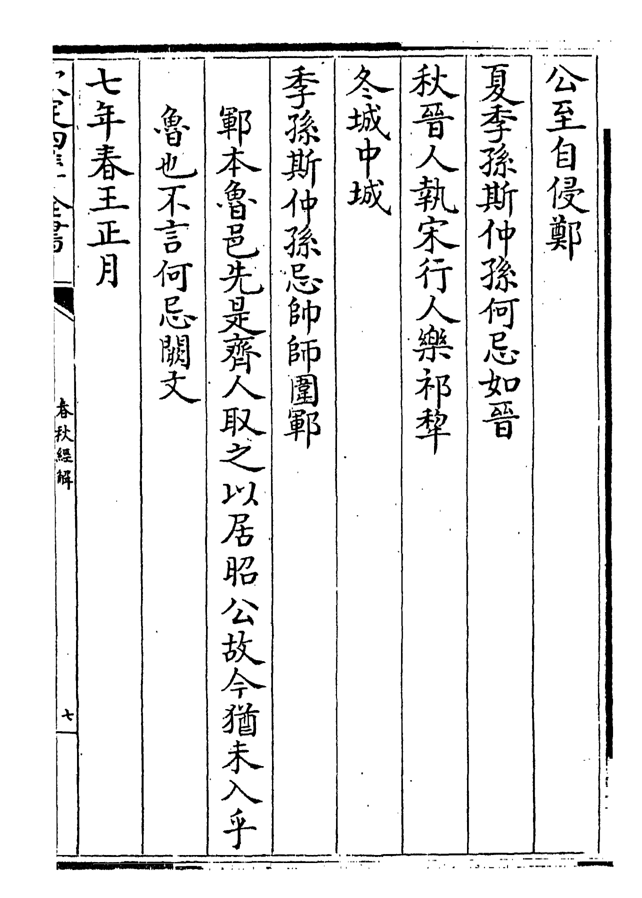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侵鄭為許也皋鼬之盟故也



公至自侵鄆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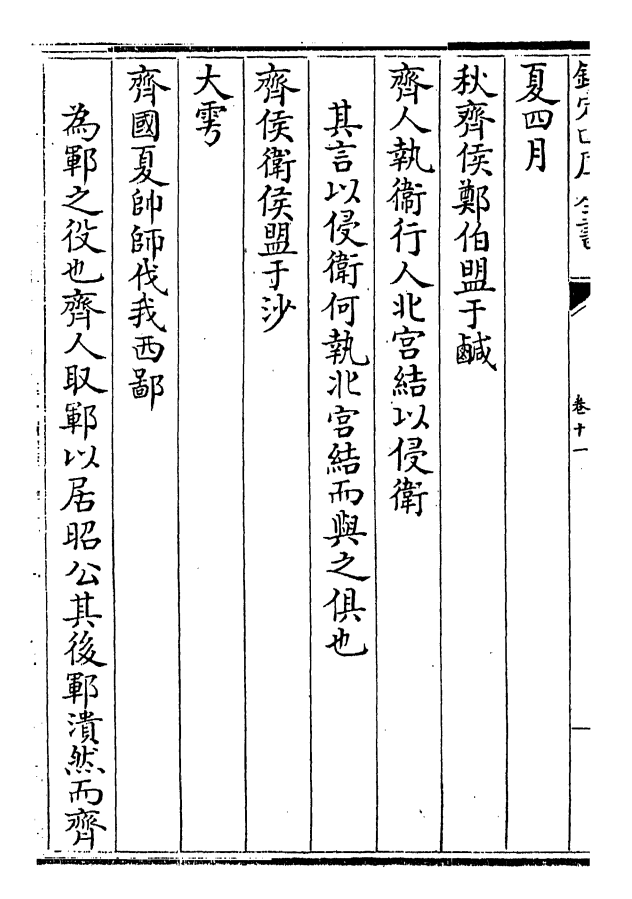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本魯邑先是齊人取之以居昭公故今猶未入乎魯也不言何忌闕文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其言以侵衛何執北宮結而與之俱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為鄆之役也齊人取鄆以居昭公其後鄆潰然而齊

未嘗有鄆也今魯圍鄆而齊出師見齊之不直矣

九月大雩

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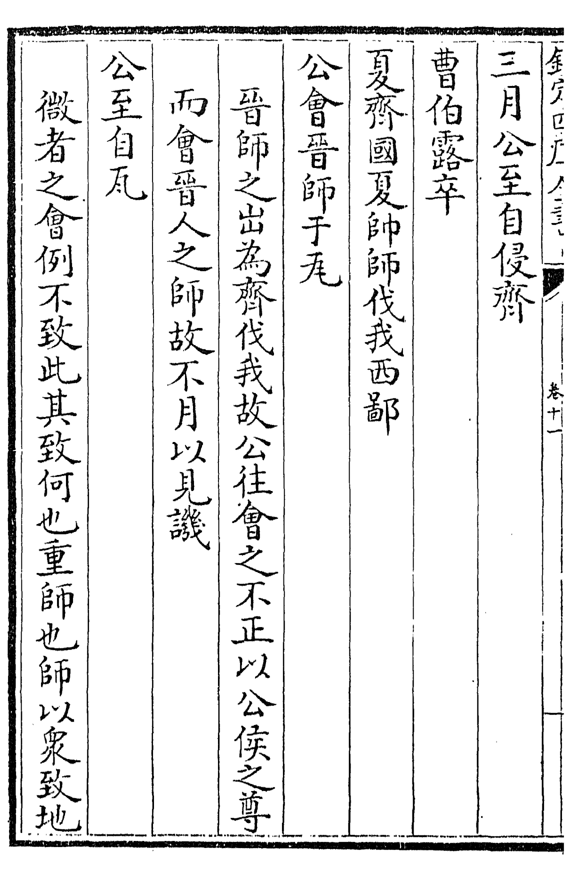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報國夏之師也以齊師為不直故公雖連月

而兩興師猶不譏焉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晉師之出爲齊伐我故公往會之不正以公侯之尊
而會晉人之師故不月以見譏

公至自瓦

微者之會例不致此其致何也重師也師以衆致地

以特致此春秋之新例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先公何以書所以誅陽虎之亂見陪臣執國命也是盖魯禮之復正者而知其誅陽虎之亂何也當是時魯國之政季氏專之季氏之室陽虎有之魯之君臣拱手聽命無敢誰何此孔子所以嘆陪臣執國命而知三桓之子孫微也彼陽虎所以能濟其謀者必有所挾也因人之所欲者而假譽焉盖自文公以來魯之逆祀久矣舉國之人皆欲去之然百餘年之間莫或修正而改為及陽虎為政一旦而去之彼自

謂足以借譽於國人而取恱乎先君也於是遂肆其亂及其不克乃竊夫寶玉大弓而逃焉不然彼陽虎方且迫於為亂而魯之君臣方且謀虎之不暇何暇修百年久失之禮而正之哉其事蓋可知矣夫宗廟之事禮之大者而春秋所書莫詳焉著其日於上書其事於下蓋以為禮之大者不敢以畧故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失禮之甚者彼如此其詳也從祀先公得禮之大者此如此其畧也然則聖人之

意可知矣蓋曰其所有事者無足道焉吾志其從祀
而已書從祀先公繼之以盜竊寶玉大弓所以具見
當時之事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傳曰陽虎欲去三桓
而已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其事則
信矣然而聖人之意蓋沒而不見也嗚呼千載之下
奸偽之迹禍亂之變彼得假托以濟私者豈特一陽
虎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有二義有不得其人而稱之者曰盜盜殺蔡侯申之類是也有以非其有而取之曰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此陽虎也而以盜言之陽虎之賤不載於春秋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不索而獲曰得此魯之分器陽虎無所用故復歸之

也魯固知陽虎之竊寶玉大弓矣然而畏虎幸虎之去雖亡其寶而不敢索也使不知為陽虎所竊而疑於他盜耶則豈有亡其國之分器而不索者哉此知為陽虎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魯于齊衛皆有侵伐之怨故二君次于五氏以謀我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内欲之也畏五氏之謀故欲與齊平既平然後為夾谷之會矣齊魯比年有侵伐之怨而不直者在齊魯實畏齊而求齊平齊之平强矣故月以見之於平齊則月之於會則不月故凡春秋變例以為言者皆以示譏明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人伏兵以刼魯侯賴孔子爲相而謀不行然則是會也亦殆矣故不月以見譏然後知齊之不欲平明矣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畏魯歸其侵疆此所以得

鄆讙龜陰田也鄆讙二邑與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内邑而圍之盖恃大而不聽此十二年所以墮郈也二卿復圍郈則恃大而不聽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言暨見辰之不得已也三臣之奔則何以不月辰非卿也且辰之出强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夫人之從惡之易也辰之奔迫于仲佗石彄之故今其叛也則辰之自為矣故始曰暨而終曰及辰之惡猶未及乎段之為惡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内欲平也平六年侵鄭之怨既平然後叔還如鄭涖

盟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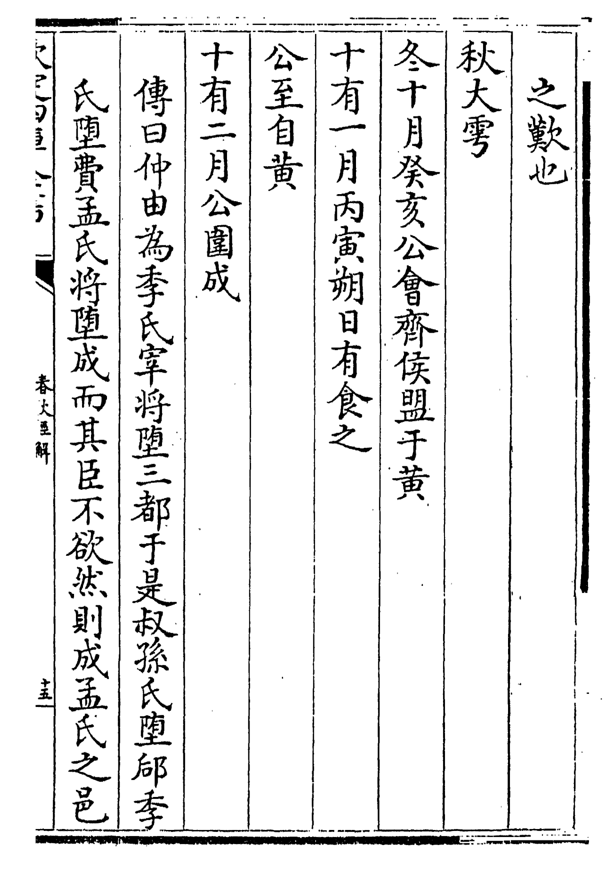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郈叔孫氏之邑費季氏之邑城之不度將為國害故墮之也夫二邑二家恃以為保障而肯墮之何也不得已也蓋仲由為季氏宰欲張公室而後墮之夫以二家之所恃以為固者而乃不能奪之于仲由見陪臣之執國命矣是以冉有子路相季氏而欲伐顓臾孔子誨之既而發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之歎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將墮成而其臣不欲然則成孟氏之邑

其弗墮然後公圍之也昭圍成則不月以見譏定圍成則不譏何也圍成則一而所以圍成則異矣

公至自圍成

內地而致何也見孟氏之强與國為敵公室微弱不能制其臣而有其地視成猶外邑也故致公之行以見于內亦危矣昭公圍成亦危則不致何也成在內而鄆在外不以外致內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農事方盛而築囿譏也

大蒐于比蒲

以周之夏當夏之春于是時可以蒐矣而書何也先築囿繼之以大蒐則志在乎從禽而不恤乎國事可知也或言蒐或言大蒐以大書者越常禮矣夫不恤國事而越禮大蒐此春秋所以為譏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以晉陽叛而言歸何也見趙鞅雖以邑叛其君不能討反而不失其所焉則昭定之間君弱而臣强豈獨魯國哉是以終于三桓據魯六卿分晉其禍所由來漸矣夫春秋歸入之例雖紀當時之實然而褒貶之意亦具見于其間也

薛弑其君比

春秋以國弑君者四而三在吳莒薛吳莒薛固無大

夫知其為微者明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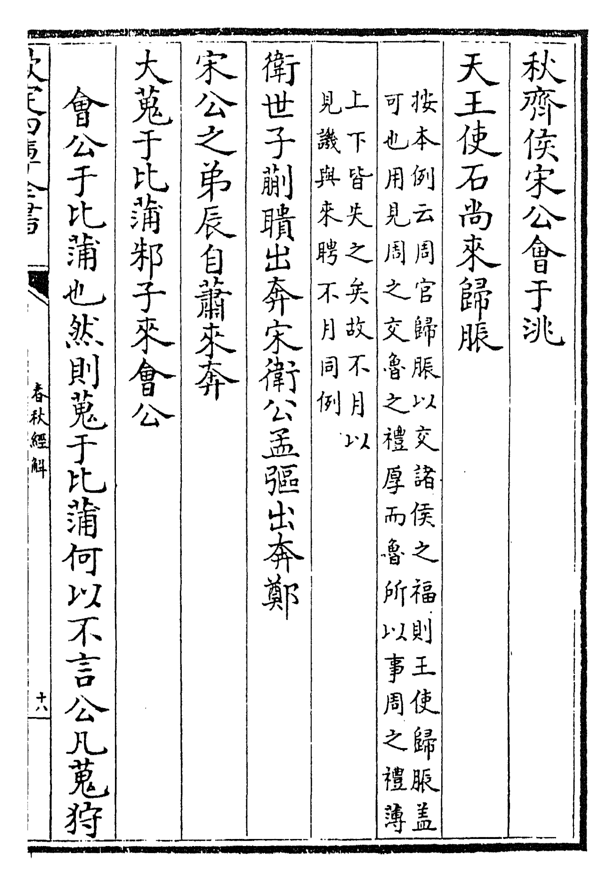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夷也爵不見于春秋于其有善則進之然而書吳子卒何也欲有所見也是時吳楚僭號以逼天子春秋惡之故不書其葬難言之也書楚卒者六書其弑者二書吳卒者四書其弑者二一皆不葬焉然後知其不葬者有故也非如他國有葬有不葬者也春秋不疑于後世如此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按本例云周官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則王使歸脤盖可也用見周之文魯之禮厚而魯所以事周之禮薄上下皆失之矣故不月以見譏與來聘不月同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然則蒐于比蒲何以不言公凡蒐狩

固非微者之事雖不言公公在焉可知也則公狩于郎公觀魚于棠知其獨行而不與國人共之明矣且公在是而不月志凡以見譏故也蒐狩皆内地故於公之行未有致者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所傷者衆不可以一舉也牛雖不死亦改卜矣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而郊不時明矣猶愈乎九月之用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天子之禮也譏僣也魯邾皆罪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下昃則僅

及乎葬爾其難明矣

辛巳葬定姒

定姒哀公之母而定公之妾也哀公即位未踰年未

成為君故其母雖書卒葬而不稱夫人小君使定公在自以妾不書卒葬使哀公即位踰年自尊其母為夫人而以夫人之禮卒葬也雖然于禮妾母不得稱夫人凡稱夫人者春秋盡其辭焉以見譏也僖公之成風宣公之敬嬴是也哀姜莊公之夫人則成風其妾也出姜文公之夫人則敬嬴其妾也明矣

冬城漆

